

一、哲學與思想

看完史懷哲所寫的書和別人對他的思想的詮釋，使我們有一種感覺，即：他的思想並不是十分地深奧、難懂，只要肯花腦筋，稍微用心去體會，就不難發現這些道理實在都是相當地基礎，而且容易做到的；他的可貴之處即在他從不把自己看成一個極其偉大的人物，處處謙讓存禮；因此他能把一般人認為相當平凡的事，切實地把握住而且親身去實踐它，“尊重生命”的思想相信許多人都能想得到，也會被許多人提過，但是從未有一個人能像他一樣徹底地去身體力行；他不但對黑人待以兄弟之道，即使對小如螞蟻之類的生物也絕不輕言殺害，一個黑人老婦的喪禮，可以使他中斷了與同袍的談話，一個記者無心地捻走一隻螞蟻竟遭到他責備的眼光，或許，這就是他與衆不同之處——由平凡的小事物中顯現出他的不平凡之處。此外，“盡其在我的精神”和“心存感謝的胸懷”，不也都是很容易理解而且只要願意便可以做到的事嗎？這正與我國古代孟子所說的：「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前後呼應，我相信孟子這句話中絕無一絲狂妄自大的語氣，而是對自己的一種深自期許和充滿自信，這也正是史懷哲所一再強調的：一旦瞭解了“尊重生命”的真諦之後，自然而然地會建立人與世界之間的精神聯繫，並且會有積極、樂觀的主動精神，於是他的生存將會變得更爲豐富、美滿而幸福；生存將不再只是活著而已，而是一種真的生活經驗。由此更可以肯定我們對於它的信念，的確，進步神速的知識，對許多人而言，業已造成一種心靈和肉體上的負擔，而不再是一種享受了，太多太多的挫折和壓力，“經驗”使得大多數的人視彼此溝通爲畏途，原本單純的事物，竟因種種外因的影響而趨於撲朔迷離，人們愈來愈不敢開放自己的胸襟，而寧願在自己所構築的死胡同中鑽牛角尖，人們企求與人坦誠相見，渴望被人接納，然而事與願違，竟是變得愈來愈閉關自守了。他的一席話，正點醒了人們的惡夢，也指示了我們一條康莊大道，當今之世，要解決這許多的矛盾，最直接有效的辦法莫過於此了。

這些基本的道理既然人人都可能想過，都能懂，何以卻無人去做？這一切實在都是起源人們的缺乏思想與信心，由於許許多多的權威勢力只要求人們相信他或他們所尊奉的“真理”，而有意地來抑制每一個人

的自由思想，以期使其徒衆增加，聲勢壯大；加上這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短短一、兩百年之間，劇烈的改變並未和人類思想改變的速率成正比，而是超過太多太多，人們對思想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失去了信心，對於自己憑藉自己的思考便能獲得可以遵行的真理的可能性起了懷疑，於是沒有一個作爲中心思想的準則，換句話說是失去了信仰，結果是無法應付這瞬息變化，洶湧而來的世間萬物，最後崩潰了，敗在自己的恐懼之下，而非敗在外來的種種壓力。今天，許多人困於現實的狀況，汲汲營營於世俗名利而忘卻了存在於這世上的責任，許多人甚至連想都不敢想，他們非但不肯輕易伸出援手，即使對他人所伸出的善意的援手也拒之於千里之外，只是不顧一切地往前猛衝，盲目地撞去，原因即在對靜寂下的孤獨感到畏懼，一再地逃避去觸碰那心靈底空洞之處的機會，假使我們都能體會到史懷哲思想的三大原則的真諦，至少我們會有一個比較可循的方向去解決，療治大伙兒心裡的創傷，因爲這創傷好比癌細胞一樣，你愈是逃避它，它便益發殘酷地侵蝕你的生命，最後竟至於回生乏術，不但如此，它還是一種嚴重而危險的傳染病，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散佈到很遠的地方、很廣的範圍去，而使人致病如果你還沒有對它有免疫力

的話。

習醫實在是對有理想、抱負的年輕人，一個最好的磨練的機會，美國著名的細菌學家，Hans Eissner，一生爲了醫學的研究不遺餘力，尤其是對 typhus fever 的貢獻是舉世公認的，雖然他爲了研究 typhus fever 差點丟了性命，但是他非但不怕，反而豪氣十足地對人說：「從此以後，我對它可以更放手大胆地去研究了，因爲我已對它有了解疫力！」當他曉得自己因血癌即將不久人世之後，絲毫不動生色地把自傳 (As I Know Him) 寫好，並把那本著名的微生物學教科書做了最後的修訂，然後滿意地離開了人間；史懷哲也是一樣，他曾對一位往訪的記者說：「我同時寫三本書。寫書是我的命運。然而，像歌德一樣的，在臨終以前，我殷望有一段安靜的時間來完成幾本書。你們或許會想起，歌德把他最後的著作完成，包好，繫上繩子。那時歌德這樣說：『現在我很滿足，可以等候死』。那是歌德臨終前兩個月的事。」這段話中蘊涵了他一生的理想，爲了傳佈“尊重生命”的思想，他不但親自赴遠在赤道非洲的蘭巴倫去爲黑人們服務，還盡量抽出時間來把這種思想經由他的筆鋒傳達給世界上千千万萬正在徬徨中的人，使他們



了花曾他，會奏獨琴風次一了為
助和並，習練的先事作頭鐘個八
。樓頂琴風下上地停不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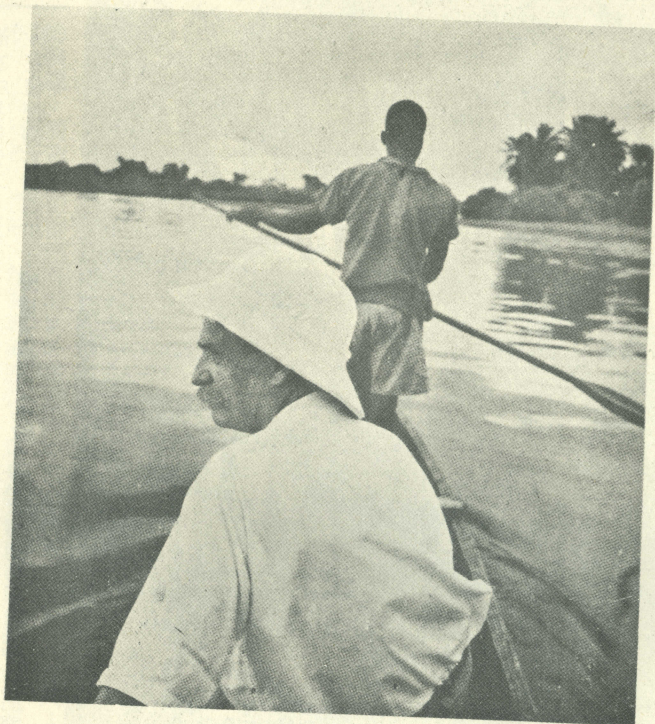
不致迷失，經由自己的思維，尋找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線，立即找到每一個人心目中的蘭巴倫，去為自己的蘭巴倫而奮鬥，因此，有一次當一個訪客深受他的感召，向他表示願意留在醫院裏助他一臂之力時，史懷哲婉言地勸道：“只要你有這份心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去發揚這種精神，結果都是一樣的！”我想：Every One Has Its Lambare 吧。這句引人深省的話，恐怕就是他一生奉行不渝的指標吧！他對“理想”的解釋也是值得我們認識的：“理想的力量是無法估計的，在滴水之中我們看不見其力量；但若讓它流進石頭的小裂縫中，變成冰之後，它會使得石頭裂開；變成水蒸汽之後，它能轉動最大機器的活塞，使

蘊藏於其中的力量變成有效的積極的力量。理想亦然，只停留為思想時，其潛在力量是無效的，不論理想所有的熱情有多麼大，不論信心有多麼堅強。只有成為優美人格時，這種力量才成為有效的。”正如受了史懷哲精神感動而赴非洲去幫忙醫療工作的日本醫師野村實所說的：“我們這個時代中所需要的便是這種實踐理想的人物，因為住在大都市裏坐在沙發椅上述說美麗的理想，誰都會做，難能可貴的是去實踐，這種人即使是失敗也是值得欽佩的！在這個需要行動的時代，讓更多的人們向史懷哲學習吧！”

正因為他對自己的理想充滿了信心，因此他總是樂此不疲地在他的

史懷哲醫生特輯

崗位上辛勤地工作著。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基督教時代」日報曾撰文談到他的七十誕辰：「我們希望老天賦予他精力，寫完他的書——文明的哲學。當今之世，有什麼人比他更有資格批評我們這互相殘殺的文明呢？有誰比他更有資格勸人們恢復到尊重生命，也就是他自己的信條上去呢？……我們無法知道他在生日那一天，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但是他在這一天所做的事，和他自三十年前建造醫院以來的一萬一



千多天中所作的事，可能沒有什麼顯著的差別。」史懷哲寫了一封信給這份報紙的總編輯，回答了關於他生日那天所作事情的猜測：「唉，現在照我所應該做的事情來說，我應該還是三十歲，而不應該是七十歲……你猜測我在那一天究竟做了什麼事？那一天是星期日，我的工作比平常所做的還要多。當天下午，我的同事們和我為了一位患了疝氣的病人開刀，這病人在早晨就來了。此外我還有幾個患了心臟病的病人，使我十分擔憂。除此之外，這樣熱的天氣，就算是習慣了熱帶氣候的人，也會感到吃不消的。」但是為了使他的思想、見解能讓人了解他竟不惜花了二十年的時間來撰寫那本「文明的哲學」（從一八九九年自傳中所述決意寫這本書開始，到一九二三年該書出版為止）；「雖然他會對一大堆等待回覆的信感到不耐煩，但是他卻有許多的時間和耐性，來接見我這個完全沒有名氣的美國人。」（柯爾比學院院長比斯勒氏之語），他便是一個如此謙和有禮的人……。

談到他的謙和有禮，我們可以由他對信件的处理上略窺一二：在旅行的時候，他總是隨身帶著兩個麻紗做的袋子，這兩個袋子很像是洗衣店的袋子，然而它們卻是用來裝信件的，他從來不敢對這些信件有所疏忽，惟恐積多了無法作覆。他若未回完一封信，絕不再回第二封信，他的手如果長時間提筆而不作適度的休息便會痠痛，他說：「書痠是我家的遺傳，我在三十歲時就患書痠，但是我無法把信寫得很短，這是我的缺點，同時也是我的優點。」（野P八四）每次回完了一封信，就把這信由一個袋子換放到另外一個袋子裏。他認為感謝是絕對不可以延緩



的：「讓我們認真的回想一下，只要五分鐘，我們對疏忽感謝而產生的恐懼與憂慮，會使我們引起各種痛苦的回憶。你計算一下，耽擱了多少認為有價值的話與信，忽略了多少次拜訪！因爲我們忘記許多事，都把它們停頓了。我們一再對一些非做不可的事，一再遷延而不付諸實行，久而久之，我們就不能再把良好的性質回到那些事上去了。我們有時要向某人證明我們對他的感謝，而那個人在我們要向他證明感謝之前，已經去世了，以致我們的忘恩負義，再也無法補償了。……我們不可以使感謝因延擱時久而失效，也不可以由於以後遭遇的種種情形而停止感謝。」

爲了一次風琴獨奏會，他曾花了八個鐘頭作事先的練習，並和助手們在風琴頂樓的樓梯上上下下走了許多趟，爲的是使幾個音栓能發出正確適

「黑人，他們只是喜歡不自覺地按照機器的工作秩序，他，他們是懶惰的人類。」





與兒德阿妹、傑依魯姊、父、哲懷史（起左）
。羅保弟、母、特麗古爾瑪

當的效果，因為世界上沒有兩架風琴是完全一樣的，爲了舉行一次完美的演奏，爲了不使聽衆失望，他必需如此。在給一位美國朋友的信中，史懷哲透露了他準備和發表一次學術演講的態度：「我把講稿事先寫好，然後和翻譯者一起研究講稿的內容，然後再把講詞逐字逐句練習一遍；因此等到我們站在聽衆的面前時，他就用不着思索我所說的話，而能順利地翻譯出來。我和他把一切都記住了，如此演講才能平順地用兩種語言說出來，使聽衆們不久之後就忘了他們正在聽一次翻譯的演講。這種方法自然加重了我和翻譯者的負擔；但是卻使我能夠在任何國家演講，而不致使聽衆厭煩。」

對於他的黑人兄弟們，幾乎花了他一生中大半的時間來開照，他曾說：「我們是黑人的大哥，而黑人是我的小弟，只是這些小弟弟慢了

好幾個世紀罷了！」

「我們白種人是否有權強迫土人或半土人（意指受過歐式教育的土人）接受我們的統治呢？我的經驗範圍也是到此爲止。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如果我們只想統治他們，而從他們的國家中榨取物質的利益，那麼，我們是沒有權利的，如果我們真正希望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提高幸福的水準，那麼我們是有權利的。如果這些民族的確有某種能力，自求生活自謀幸福，那麼我們應該讓他們自己去生活。」然而，顯然地他的非洲弟兄們還不足以獨立生存，尤其在外力干預的狀態之下，由於殖民的利益和文明的利益不但不能均衡發展，反而時常是相互抗衡的；因此非洲人剛才脫離了原先的酋長的統治，却又淪入另一種困境之中，變得更無自由了，更糟糕的是，他們發現當他們把大量的米、棉、咖啡、可可、礦物、木材以及諸如此類用血汗得來的東西用以交換工業製品和加工食品之後，竟已成爲殖民者的奴隸了，而且是比以往更深、更嚴重，他們變得比以往更是一無所有，處處受制於人。這種情況即使在今天，仍舊屢見不鮮，時有所聞；不僅在非洲，更可見於其它國家，只是殖民者往往換了另一種面目出現罷了。

「農業和手工業是文明的基礎，只有在這種基礎建立起來之後，各方面的情況，才能造成和保持一個民族的固定地位，這個民族才能致力發展商業和知識。但是我們使殖民地的土人——他們自己也要求這麼做——認爲文明的開始，不在農業和手工，而在讀書和寫字。這些殖民地的學校，只不過是歐洲學校的翻版，唸完以後，土人們便成爲『受教育』的人，換句話說，他們自認爲比做勞力的人高出一等，他們只願意從事商業或學術的工作；找不到商場或政府機構中合意的工作的人，就都呆在家中賦閒或是埋怨。正當的殖民地工作，應該是用一種方法來教育土人，使他們不致於與農業以及手工業隔離，而是被他們所吸引；這些要比他們精於讀書、寫字，甚至能計算 $a+b$ 或 $x \times y$ 等數學問題，更爲重要。」有一次，史懷哲正在搬運木材，要求一位當地籍的辦事員助他一臂之力，可是這位辦事員拒絕了，因爲他是知識份子不能搬運木頭，史懷哲於是一面搬一面說道：「你太幸運了，我本來也想做知識份子的，結果卻沒做成。」

但是一切之中，被他認爲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去減少土人或半土人們的死亡，因爲這些人業已受到商業和殖民地運動所帶來或增加的禍害的



門鐵：著寫地悅喜他～～命生重尊
。……路道了現發裏林密，開打已

摧殘，因為土人之間的來往頻注，提高了病源散布和人們感染的機會。同時他還主張：“我們給予殖民地人民的好處，並不是什麼恩惠，而是補償，彌補我們白種人過去所加於他們身上的痛苦。今天存在的問題，不是用政治力量所能解決的，必須白種人和有色人種應該處於一種道德精神中，這樣才能夠產生自然的了解。為這種精神的建立而努力，才能幫助確立世界應循的方針，也才能走向光明的前途。”

由此看來，史懷哲的“尊重生命”不正與法國大革命時的一句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互相輝映嗎？這不正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義相吻合嗎？（日本高橋功醫師語）

史懷哲醫師每天一定找一段屬於自己的時間，寧思片刻，將一天中

所做過的事反省一番，而且數十年如一日，這按照陳五福醫師的解釋，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時代的演進，宛如一股潮流每天都在往前推移，我們每一個人就好比是正在那滾滾洪流中游泳的人，即使我們不想前進也會被後來的浪所推動，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是否時代的主流所代表的方向一定是對的，這就很難說了，為了不致盲目地附和人家，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因此必須在游了一段時間之後，停到岸邊稍事休息，檢查一下一日所為是否有不符合原則之處，他之所以能夠持之以恆地為他的目標而奮鬥了達五十一年之久，得力於此晨昏定省之處委實不小，每一次的靜思之後，那股無形中在背後支持他、鼓勵他的驅策力彷彿又增強了不少，而一切的辛勞也早已拋到九霄雲外；第二天他又再能以充沛的精神和體力來為非洲黑人服務了。無論醫務是多麼的繁忙，這個習慣他是始終不變的，一九一五年九月中的一天，他為了前往診治病患，乘船沿河而行，一路上俯首沉思，此時適值日落黃昏之際，一群河馬正在水中嬉戲，突然間一種思緒掠過他的腦海，“尊重生命”的思想便是在這種狀況下如此產生的，“文明的哲學”也是照著這個觀點去闡述它們的。在當天的日記裏，他喜悅地寫道：“鐵門已經打開！密林裏發現了道路！很久以來不能解開的鎖鏈，終於被一刀兩斷地劈開了。”他的一生竟是如此地忙碌而充實，即使在集中營的那段日子，他也不忘繼續撰寫他的著作，其時他被禁止暫停一切醫療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歐戰終止的消息傳來，正當所有的人均為此而慶幸之際，他卻仍舊忙於處理病患，直到入夜之後，才找着一個休息的時刻，來思考歐戰結束的意義何在？以及探索數年來首次不必為了空襲而煩惱的人們此時到底在想些什麼？當他在戶外火把的光照之下，翻到「老子」中有關戰爭與勝利的一篇時，不禁為之感慨萬千——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憍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戰勝利則以喪禮處之。



史懷哲博士和護士們在蘭巴倫醫院，照顧動物。

雖然經由他一再的呼籲，而他所隸屬的世界，竟然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間連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主要的戰場又是他所熟悉的地方——雖然這早在他的預料之中。這實在是件令他相當傷心和難過的事，不過不久他發現擺在面前還有比這更迫切的問題，那就是有待他做的事情仍有許多，雖然他已經不再年輕了，回憶起年輕時，一位朋友勸他：「你不應該把蠟燭的兩頭都點着！」他卻回答道：「如果蠟燭很長，為什麼不可以？」於是第二天他又開始為他的例行工作——為實行「尊重生命」的信條而努力。

終其一生九十年漫長的歲月，他居然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花在非洲，歷經千辛萬苦，排除許多的猜忌和困難，終於在蘭巴倫創立了一所舉世聞名的醫院，也改善了外界對於非洲的種種誤解，甚至還被冠上了「非

洲之父」的稱號。這一切實在得來不易！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史懷哲初到非洲時，這地方的一般狀況：

白天裏，炙熱的太陽和亂積雲彼此對峙，有時風平浪靜，有時卻狂風大作；夜間，雷聲和閃電不時可見，有時船隻必須在暴風雨中通過。從狂浪中，可隱約見到土人的小舟，看似平穩無事，但是在這深奧黑暗大陸的名下，名符其實的種種黑暗，正隱藏在無數濃密的叢林之中，這是無可置疑的。

由於種族間的爭戰和傳染病的肆虐，使得黑人減少很多。雖然奴隸制度早已廢止，然而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該區仍存有奴隸盛行的事實。

這個地方人口有四十萬人，其中白人約有一千五百人之多，其中以傳教士居多，而最迫切需要的醫師和其它醫護人員卻相當的缺乏，幾乎沒有，史懷哲正是為了這個緣故放棄了原先的地位、職務而改習醫學，並啟程來到這個地方；事實證明：他還未來得及把行李打開，便不得不借用一間雞舍先替一位病患開刀——這恐怕是最遠也是最長的一次急診，由歐洲到非洲西岸的蘭巴倫，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語言的隔閡和風俗習慣的不同，是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之一，有一次他竟不得不在手執長矛的非洲戰士的重重包圍之下，替一位婦人動手術。幸而這次手術成功了，否則恐怕我們再也見不到他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的風采和聽到他那沈重懇切的呼籲了！

對於那些既不識字又對數目字缺乏觀念的人，要教導他們弄清如何服用藥品及數量若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們會把兩天份的藥物，一次吃下去，也會把數用的軟膏用舌頭去舐試。經醫護人員包紮得好好的綁帶往往因他們沒有穿鞋子的習慣（黑人對穿拖鞋也同樣地缺乏興趣）而污染或竟脫落。

對要接受手術的患者，必須預先用肥皂把全身洗乾淨，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保持自身的清潔。在手術之前絕不能放鬆對患者的監視，否則很容易突然失蹤；會有個即將接受腹部手術的病人，竟因家屬的鼓勵而在手術前大吃了一頓。對開過刀的患者同樣地不能放鬆一點點，因為他們對於滅菌、消毒的觀念絲毫沒有，不但常喜歡好奇地用手去觸摸惡魔出入的地方——患部，甚至還會陪著同伴到河裏去沐浴，因為他們認為

碰到這種情形，醫師們只得再煩地施行一次滅菌工作，心平氣和地，

這樣才可以促使身體早日恢復健康，連心臟病患者也不例外。碰到這種情形，醫師們只得再煩地再實施一次滅菌工作，心平氣和地。手術之中最常見的是疝氣的矯正，不少黑人因及時矯治而由死神手中奪回性命，不過，有一種情況土人們拒絕施行手術——臍突逸（umbilical hernia），這在他們，尤其是婦人，認為是一種美的象徵，拼死命也要保住它，而不管醫師們苦口婆心規勸，這是最顯而易見的觀念不同之處。

由於當地住著至少六種部落的人們，因此要正確地記下每一位病患



的名字的確是相當困難的事情，而他們對於時間的觀念也是相當地模糊，連做母親的人，也不曉得自己的兒子的生辰日月，事實上他們並不需要如此。而對於已往得過的病和病情發展的過程，絲毫不加注意，加上和許多落後國家的人民一樣，喜歡亂用草藥或成藥自行治療，這許多事實都加深了醫療工作的複雜性，也是困難之一。

爲了住院，病人往往將整個家族搬進醫院，因爲病人往往是由很遠的地方來的，並且在此炊事，土人們除了醫院的食物和自己的炊具中煮出的食物，絕不吃外來的東西，怕被人下毒，這是習俗之一，一切設備都是因陋就簡，連排水設備也沒有，只好要病人自己處理了！出院時往往把醫院中的公物也給一齊帶走，而添加了補給的困難，不得不時時派工作人員嚴密監管，以防失竊，史懷哲的一本巴哈音樂的樂譜就曾遭竊，因爲土人們相信他的東西中一定有神怪存在，若能保有一點，就可永遠不受病魔附身，後來經他一再解釋才由土人手中追回此物，使得他大搖其頭而無可奈何。

唯一觀念彷彿之地是土人對“新生命”誕生時的喜悅，每當一個小生命出世，片刻之內，整個森林中響起一片喧嘩的歡呼聲，這似乎是最原始的感情之一，古今中外皆然。

然而非洲人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的：是一群天生的懶惰者，秉性遲鈍的民族呢？事實上他們並非如此，史懷哲曾經對此發表意見：「黑人不是懶惰的民族，而是自由的人類。他們無法按照秩序工作，但是只要有機會，他們是喜歡做工的勞動者。」有幾個跟隨史懷哲工作多年而深得其信任的黑人們的表現，我們可以知道，一旦他們對一項工作自覺能勝任愉快而且頗受史氏重視之後，他們便不願再做其它的事，而寧願專心從事這項工作，歷久而不疲，甚至把工作藝術化，例如一位黑木匠能用「常綠亞低木」做成葉瓦，而且成了專家——他原先是個麻瘋患者。

黑人即使是成人，哭泣時也不掩面。無論眼淚從臉頰滴落多少，或者嘴巴因爲哭泣而扭曲，他們的臉就這樣凸出地哭泣；好幾次，令剛到此地的醫護人員爲他們這種毫無掩飾的純真的心，感動不已。

他發現，在替土人治病時，如果病況實在沒有希望，就千萬別告訴病人或親友說有希望。如果病人沒有受到事先的警告而死亡，土人就

史懷哲醫生特輯

會斷定醫生事先一定不知道這種病會造成死亡的結果，因為他事先並沒有診斷到這一點。對患病的土人必須毫不隱瞞地告訴真相，他們希望能知道真相，也能夠忍受真相，因為死亡在他們心目中，是一種自然的事。他們不怕死，反而用安靜的態度來面對它，如果病人出乎意料之外而康復，反而能大大地增加醫生的聲譽。

史懷哲雖然與黑人交誼達半個世紀之久，但他有時也感到驚訝，未開化的人竟然有較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較高的而且深刻的思考力。如果和他們談到死亡的問題，或者黑人自己、世界、永恒等問題，常常會發現他們的談話雖然簡單，但卻深刻。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消息初次傳到蘭巴倫醫院時，土人們對於戰事所能了解的，就是木材生意都沒有了，而且一切貨品都漲了價。等到後來，他們中有許多人被送到喀麥隆去，替作戰部隊當腳夫，他們才開始了解戰爭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當後來他們曉得住在Ogawe地區的白種人中，有十個已經犧牲了，有一個年老的「野蠻」土人就說：「什麼！已經有這麼多的人戰死了！為什麼他們族裏的人還不會集合在一起開始談判？他們怎樣負擔得起這些死人的賠償費呢？」因為在土人的戰爭中，凡是戰爭的人，不論是屬於勝方或敗方，都必須由對方負責賠償，所以有一次史懷哲竟然嘆道：「在土人面前感到慚愧的，原來不止我一個人。」這個野蠻的土人還發表意見，批評歐洲人自相殘殺，無非出於殘忍的心腸，「因為他們根本不要吃死人的屍體」。

史懷哲博士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共同背負起世界所有煩惱的重擔。」

對醫學生而言，他提供了一種偉大的楷模，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任何空間、任何時代，永遠需求具備愛心的醫事人員。我們讚譽之為：「理想事實」，因為別人認為做不到。

醫師分佈不均的現況，存在已久；「史懷哲醫生」特輯提醒一點：醫學生不能既學了醫術，又放棄自己！

感謝陳五福醫師及長青文化事業公司予以本專輯最大的幫助！

【參考書籍】

- △自傳 史懷哲原著，陳達遵譯，協志
- △文明的哲學 新潮文庫
- △史懷哲在非洲 野村實著，陳五福醫師等譯 長青文庫
- △非洲之父史懷哲 施義勝編著 長青文庫
- △我們該作什麼？ 宣誠譯、長青文庫。
- △廿世紀命運與展望 黎蒞志譯 新潮文庫。
- △英文中華醫學會雜誌 中華醫學會。

經過兩次大戰，這個原只具原始文化的社會也開始發生轉變了，現在從巴黎到此地只需一天，從紐約也只需三天，在蘭巴倫的碼頭街上，有黑人的路攤，也有幾間白人所開設的商業公司在此分設的代理店，店裏的消費品都是巴黎流行的款式。黑人婦女之間，也有穿著高跟鞋和穿洋裝的女士出現了；雖然他們外在的生活有了如此重大的轉變，可是關於他們的風俗、習慣、迷信等，卻是不容易被破除的。要瞭解黑人，仍舊需要長時間的觀察。只是多數人並不一定都瞭解這個事實。史懷哲便會對一個來訪的白人說過：「如果你只在這裡住兩天，你的心情會被黑人的奇異風俗所吸引。假如，你住兩週，你會知道並驚奇黑人的生活是何等奇怪，你會產生要探究，理解黑人的慾望。但是，假使你在這裡住了兩個月，你會發現黑人的生活與思想是很複雜，令人難以瞭解的，而後你會把它放棄。」雖然情況實在是如此，但是史懷哲還是在這兒服務了五十一年之久，直到老死為止，真可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典型例證。